多彩银滩 谭瑞军 摄

风 寄长思

她不仅是我的母亲，更是我的良师益友……

春晖未央

◎雨 宁

母亲离世已经一年了，我对母亲的思念却日久弥深。

母亲出生在北海市银海区侨港镇电建村一户普通的渔民家庭，她在硝烟弥漫的年代度过了艰难的童年，苦难的岁月在她的身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，也磨炼了她坚强独立的性格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母亲得以读书，她成绩优秀，却由于家庭子女众多，她又是家里的大女儿，没有读完小学就辍学了。但她从不放弃学习，即使在生命最后的卧床阶段，她的床头还都是书本和报纸。她因坚持自学，长大后成为一名人民教师，而且基本每年都获评先进。

母亲一生勤劳勇敢、好学奋进又饱受挫折。她从农村嫁到城市，身份还不好，属于“黑五类”，我的奶奶一直看不起她。母亲生了我们三个儿子，却因此被婆家、娘家都说她是为了争家产。但母亲咬着牙关，一切都顶过来了。为了我们三兄弟以后有遮风避雨的地方，她敢用手上仅有的400块钱去买地建房子。她带领我们去割猪菜，在楼梯底下养猪；她带领我们去挖沙子挖地基，带领我们去小溪边捡小石子夯地基；她到处求人要批条买砖；她的账本写着厚厚一摞借款人的名字，差不多有100人，借款金额从5元到100元都有，最后一一还清……

作为家中的小儿子，我一直在父母的疼爱中成长。母亲更是我的良师益友，与我无话不聊，关于生活，关于工作，关于奋斗，关于挫折，关于生死……翻阅在上海读大学时母亲写给我的信，其中有一封是母亲和我探讨“生活的压力和生命的尊严哪一种更重要”。母亲在信中写道：“如果生活真的有压力或是其他困境，又有什么可怕？最重要的是生命的尊严。你可能现在受到某些挫折或失意吧？事情的本质并不是眼泪，而是我们理解不当引发的焦虑。一般而论，紧张来自超出控制的感觉，消除压力的关键是获得一种‘我有控制能力’的意识，使你有力量去改变，并且有力量去接受你无法改变的事实……”这是在我大学期间最失落、要打退堂鼓的时候，母亲一直写信鼓励我，给予我力量，让我最后顺利完成学业。

母亲一直以辍学为憾事，因而更竭尽所能地给予我们最好的教育。我仍记得到上海学医时，母亲写给我的第一封信上写道：“当然妈妈没文化，但这是历史条件造成的。正因为这样，我和你爸爸努力奋斗，要给你们创造良好的条件……”母亲鼓励大哥好好读书，最后大哥参加高考考了全市第三名；后来又全力资助大哥、二哥、二嫂学医，让他们此后有了稳定的工作。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喜欢上写作，看到一张文化馆举办写作培训班的海报，在我的要求下，母亲兴致勃勃地带我去报名。没想到报名费要五元钱，在当时对我们家来说是一笔巨款了，而且由于我年龄太小，不符合要求。但母亲不仅没吝啬这五元钱，还求着老师收下我，此后她和父亲轮流每晚不辞劳苦地骑自行车送我去上课。我想，因为有母亲，我可能是北海市有史以来第一个参加校外培训班的小学生了吧。

在母亲生前，我和她曾经有过三次对死亡的探讨。第一次是我叛逆期的时候，母亲教育我要敬畏生命；第二次是在她没有生病之前，她说死亡有什么可怕？只要人的一生做事无愧于心就好；第三次是她病后，当时她站在窗口，扶着栏杆，她那时不扶着东西已经不能好好站立了，她看着我说：“阿晓，我不想死。”我的母亲，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，突然说出这句话，令我呆住了。我看着她花白的头发和充满着渴望的脸，迅速上去抱着她，“妈妈，我们不说这些，有我在，你会好好的……”

母亲的病越来越严重。在医院陪护的时候，我对母亲说，“我要去工作了，不忙了会马上来看你。”母亲每次都理解地点点头。最后一次，我准备离开的时候说，“等我下班就来看你”，母亲却摇了摇头。我不敢离开，我抱着满身插着管子的母亲说，“妈妈，不要离开我，你离开我后，我就成孤儿了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再也不能喊妈了，我不知道我将如何度过我自己的余生。”见母亲点了点头，我才放心离开。不想，竟成了永别。

写这些文字的时候，想到大学时母亲给我写的一封信上最后落款是“你未来的病人：妈妈”，我顿然失声痛哭。母亲，是儿子不孝，没能把你治好。都说生死是每一个人的必经之路。但是，母亲，我不舍啊！我希望你永远留在我身边，希望我回到家了能喊你一声“妈妈”……

但是，母亲就这样走了，就这样离我而去了。过去我一直以为，痛苦就是不被别人理解，是想做的事情没有达到目的，是考试不合格，是工作受委屈，是晋升不顺利，是失恋，是贫穷……现在我才知道，对逝者的思念，才是最深入骨髓的痛。

如果有来世，我希望还能成为母亲的孩子！

（作者为医生，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，北海作协会员。）

珠 城记

银滩的故事，正随着潮涨潮落，书写新的篇章……

春至银滩

◎邓培燎

踏着春光，再次踏上这片让我魂牵梦萦的土地——北海银滩。脚下的沙粒依旧细软，仿佛岁月未曾在其上留下痕迹，可我深知，这片海滩早已历经蜕变，浪涌白沙，已是碧海新章。

40年前，身穿绿军装的我，就与北海银滩亲密接触。这片绵延24公里海岸线，渐渐在世人面前展露其娇美容颜。那时的银滩，美则美矣，却似蒙尘的明珠，游人虽众，却难掩“人海相争”的尴尬——沙滩拥挤如沸锅，基础设施老旧。

后来我一直与银滩结缘，工作在银滩、生活在银滩。银滩的千姿百态、银滩的潮起潮落，银滩的岁月变迁，我尽收眼底。我多次投身于银滩的提升改造工程之中，征地拆迁，守护管理，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，那是一段充满挑战与拼搏的日子，施工过程中难题接踵而至——沿线历史问题的复杂，违建拆除困难重重，生态保护要求严苛，给工程推进带来了巨大压力。但我们没有退缩，凭借着坚定的决心和不懈的努力，逐一攻克了这些难关。为了保护海滩的生态环境，为了让银滩再展新姿，我们反复研讨推进工作方案，不断调整施工清场方式，确保在建设的同时，不破坏这片珍贵的自然宝藏。每一个决策、每一次尝试，都凝聚着团队的智慧与汗水。

2025年的初夏，当我再临银滩，仿佛踏入一幅重绘的碧海长卷。今天的银滩，沙更洁白、浪更温柔。漫步沙滩，赤足踩过的不再是混杂碎屑的粗粝，而是细腻如粉的银白绸缎。一位新疆游客驻足感叹：“这里的沙，竟比故乡的雪还纯粹！”

如果说旧日银滩是野性的画布，今日则是精雕的工笔。“银滩6+N”工程将海岸划分为“欢乐港湾”“秀映潮雕”“银沙逐浪”“平滩听涛”四大区域。曾经的简陋冲淡区，蜕变为14座智能卫生间与11个功能岛；四川路停车楼的1500个车位，终结了“停车难”的抱怨。夜幕降临时，晚霞中的银滩像打翻的调色盘——生态修复区的深绿、智慧跑道的湛蓝、文化街区的暖黄，都在粼粼波光中流动，美不胜收。

入夜后的银滩更是另一番味道。“潮”雕广场的30盏潮汐灯次第点亮，多媒体秀映照夜空，光与浪共舞，宛若星辰坠海。夜市灯火通明，疍家渔歌与东南亚美食香气交织，冲浪少年与静坐观潮的老者各得其所。游客踏浪而来，这不仅是客流量数字的跃升，更是人心的投票。

银滩的蜕变，是一部生态与人文的双重史诗。它从“免费开放—收费争议—封闭改造”的阵痛中涅槃，以退堤还海、拆渔箔、清淤泥的决绝，换来了沙鸥翔集、碧波万顷的永恒。站在这片熟悉又陌生的海滩上，我心中满是喜悦与感慨。暮色中春潮涌动，浪花轻吻沙滩，似在低语：最美的风景，从不是与自然争夺，而是学会与之共生。银滩的故事，正随着潮涨潮落，书写新的篇章。

蓝海银沙 谭瑞军 摄

待帆归（国画） 王利军 作

身 边

好比人的一生，有新芽，有成长，有果实，也有衰败……

门前那棵龙眼树

◎付晓雯

小时候，我家前院种有一棵龙眼树。每年开春，它的枝条上便会冒出嫩绿色的小芽，并慢慢地长成了绿叶。到了三四月份，淡黄色的龙眼花开满枝头，微风吹来，带来了龙眼花特有的芬芳，这时你才会留意到枝头上那一簇簇密密麻麻的小花。

那时候，我们住的还是土坯瓦房。每年七八月份台风频繁的时候，父亲总会和几个要好的邻居，用上一整天的时间，互相把房顶的瓦片、房子墙壁重新加固，好抵挡来势汹汹的台风和暴雨。记忆中，那一天我是最高兴的。母亲买了猪肉，摘回来了一些大片的叶子，还从地里拔了萝卜、包菜，从储物缸里拿了一些沙虫干和虾仁出来，说要做菜心粄给我们吃。母亲将沙虫干和虾仁炒香，和着猪肉、萝卜、包菜一起炒熟后，包进用木薯粉和好的粄皮里，再包上大叶子。放进蒸笼里蒸熟后，一个个香喷喷的菜心粄，吸收了草木清香，美味极了。最难忘一家人在龙眼树下一起分享美食，时不时微风吹来，伴着阵阵龙眼花香。

我十岁的时候，瓦房已经不够住了，父亲便用这些年攒下的一点积蓄，建了两层平顶房，并拆了原来土坯瓦房的前厅，给龙眼树留出足够的生长位置。那时候，父亲非常忙碌，经常要出海捕鱼，空闲时就会在龙眼树底下织网补网，有时候出海捕鱼回来，也会将一些小鱼小虾沤制的肥料埋在龙眼树根下。久而久之，那棵龙眼树每年都开出许多花朵，结的果实每一颗都很大个，而且甜味十足。每到龙眼成熟之时，父亲都会小心从树上摘下，一把一把地分给我们和邻居家的小伙伴们。那龙眼甜甜的，甜到我们的心底里。

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，村里的楼房一栋接着一栋盖了起来。家里的两层平顶房历经多年台风暴雨，墙体已经开裂，只能推倒重建。只是重建施工过程中，如何不影响到龙眼树成了一个大难题。父亲和村里人想了许多办法，最终决定先修剪一些老树的枝叶，施工时用防雨布将老树围起来，用小施工车进行运输施工。过程虽然烦琐，但老树陪伴了我们多年，能保留下来，就值得。

今年春节回老家的时候，看到龙眼树只剩下大树干和旁边新起的嫩枝。父亲说，新房子盖好后没多久，就发现龙眼树一直在掉叶子，再后来，主干就枯了。或许这就是时光流逝吧，就好比人的一生，有新芽，有成长，有果实，也有衰败。

又是一年四月天，当我在北海的道路上行走，总是能闻到一股熟悉的清香，抬头一看，道路两旁的龙眼树又开出了花朵，我总喜欢在树下多待一会儿，贪婪地闻着龙眼花香，脑海中浮现出儿时和家人们一起树下玩耍的场景。我相信，无论人生如何漂泊，岁月如何轮换，我们心中永存的记忆，会一直鼓舞着我们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。

（作者为北海人，公务员。）

同行岁月

忽然懂得，母女一场原是时光的轮回……

夜骑手记

◎廖集凤

19时05分，廉州大道的路灯准时亮起，暖黄色的光裹着金属灯杆的凉意。我和女儿校准码表，调整好车前灯和尾灯的亮光模式，装满了两个运动水壶，准备夜骑至海丝首港。这是她第N次请求远征——以前我们总绕着廉州广场、合浦内东环路、合浦火车站和廉阳大道画圈，像两尾困在荷叶边的红鲤。

2025年4月11日19时30分，合浦客运中心的电子屏跳动着红字，车头灯切开了客运中心忙碌的车流。我扣紧女儿递来的骑行头盔，金属搭扣咬住下颌的触感，与22年前给她系婴儿车安全带的记忆重叠。“妈妈，我们到月饼小镇再开导航。现在顺着公路直骑，容易认路。”女儿转头看向我说道。我不禁感到惭愧又欣慰，她在这方面比我有经验多了。

出城的风裹着晚春的暖意，路灯群像从地平线涌来，我们骑进了光的瀑布。

夜骑者的光流在20点10分达到峰值。穿着各色骑行服的队伍从我们身边掠过时，女儿突然加速，变速器发出幼猫啃铁般的细响。“他们的车速比我们快三倍呢。”女儿羡慕道。我忙不迭地说：“他们骑的是公路车，车速自然比我们的山地车车速快一些，他们追求的是速度，我们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就好。”但女儿的车速明显加快了些，我赶紧并排跟随。

从合浦骑行至海丝首港有三处缓坡，第一个长坡出现在三公里处。“妈，前面有一个长坡，老要力了，记得换低速挡。”她的语气像调试相机时的专注，却在话音落时忽然笑出声，“其实您比我熟，毕竟是您教会我，齿轮该在怎样的坡道咬合。”女儿换挡的动作行云流水，我跟着她的呼吸节奏攀爬，路灯将我们的影子拉长又缩短。

下坡时她如离弦之箭，拨在头盔两边的头发，如同在风里甩出墨色的绸带。反光条掠过路灯的瞬间，我忽然看见22岁的她在站台转身，校服裙摆扬起的弧度，与此刻骑行服的下摆重叠成同一帧画面。她在风里喊：“妈，还记得星岛湖的夜吗？我总以为黑暗里藏着的‘咚……咚……’原来啊——”话音被风扯碎，余下的半句落在车轮碾过的细沙上，“是自己的影子，在等着长成守护的灯塔。”她咬着吸管，眼睛却盯着自己车把上晃悠的三角符——那是我今年年初在东山寺祈福带回来的护身符。

女儿的导航在月饼小镇亮起了蓝光，她设置好了去海丝首港的路线，将音量调到最高格，一路带着我变换路线。滨海大道的路灯勾勒出了银亮的海岸线，后颈渗出的汗水与海风掺杂在一起，发丝间游弋着导航光斑。我们的骑行轨迹如同穿行夜色的绣花针，在电子地图上刺出蜿蜒的潮纹。

抵达海丝首港时，码表定格在12.5公里。我和女儿推车走向灯塔，海风捎来她低低的计数声，像数着这些年共骑过的晨昏：“一小时零九分，妈妈，没想到一路骑过来，竟然一点都不觉得远。”灯塔的光扫过她的镜片，晃动的海浪与当年她收到录取通知书时的星光重叠，嘴角的笑似落在夜海里的珍珠，温润而明亮。

返程的夜沉如墨，我坚持让女儿骑在公路内侧，因为习惯了做她的反光镜。经过那段曾让她战栗的上坡路段时，她忽然单脚支地休息了一会儿，然后推着车开始爬坡，她应该是体力不支了，我也赶紧下车随其后推着车走。我望着她车尾灯划出的红色轨迹，忽然懂得，母女一场原是时光的轮回——当年我教她握住车把，如今她带我看见，所有漫长的坡道，都在共同的呼吸里，化作身后次第亮起的灯，照亮彼此的征途。

（作者为北海人，教师。）